

靖節先生集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後學安化陶澍撰

宋李巖燾撰靖節新傳三卷今其書已佚
陳振孫書錄解題有吳仁傑斗南年譜蜀人
張纘季長爲作辨證今吳譜獨傳而辨證僅
見李公煥注中先是王雪山質著紹陶錄亦
撰栗里年譜陶南村載入輟耕錄 國朝新
安吳東巖瞻泰撰陶詩彙注以二譜並冠卷
首今按二譜各有發明而攷覈之精王不如
吳余於先生出處之際嘗事搜討偶有一孔

之見竊倣季長辨證之例以王吳二譜並列於前參攷宋元以來諸家所說爲攷異如右王譜元亮高風發於晉宋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懋著勲勞自宋武帝芟元復馬逆揣其末流卽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世地色言俱避而靈運爲武帝兼任最後乃欲詭忠義雜江海遠師送君過虎谿而卻靈運不入蓮社素心皆所鑒知譜具左方

吳譜先生晉大司馬長沙郡侃公之曾孫按梁昭明太子著先生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

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惟先生大節如此故義熙初元去彭澤末有著廷之命亦不拜時晉猶未禪也先生雖晉臣未嘗一食宋粟然其卒在元嘉中故晉書有本傳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史又皆有傳後世因以先生爲宋人隋經籍志稱宋聘士陶潛集吳氏西齋錄稱宋彭澤令陶潛集者誤也今取晉故官表之篇端從先生本志云

澗按顏延之爲先生誄稱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隱示史筆沈約撰宋書收入隱逸傳特著其恥事二姓之節亦以表微是在當時何

嘗以先生爲宋人哉。惟顏誅直稱淵明。沈傳則云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蓋淵明其本名。後更名潛耳。說具元嘉三年下。

澍又按先生爲桓公曾孫。見於命子詩。而晉宋諸史皆無異辭。自元李公煥於贈長沙公

詩序祖同大司馬。注云謂漢高帝時陶舍。

李公

煥雖以大司馬爲慙侯。然仍以先生爲桓公曾孫。觀命子詩注引陶茂麟家譜可見。近

時太原閻氏父子遂據其說。歷辨先生非桓

公之裔。長洲何焯讀書記。嘉定錢大昕讀陶

詩跋。力闢其誣妄。然不知誤始於公煥也。錢

之跋曰靖節爲桓公曾孫載於晉宋之書千有餘年從無異議近有山陽閻詠乃據贈長沙公詩序昭穆既遠已爲路人二語辨其非侃後且謂元亮自有祖何必藉侃以重詠旣名父子詠爲百詩之子說又新奇恐後來通人惑於其說故不可不辨靖節自述世系莫備於命子詩首溯得姓之始次述遠祖愍侯舍丞相青然後頌揚勲德卽以祖考承之此士行爲淵明曾大父之實證也六朝最重門第百家之譜皆上於吏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齊永明

之世親見譜牒故於本傳書之梁昭明太子
作靖節傳不過承宋書舊文而閻乃云始於
昭明誤讀命子詩其謬一也昭明傳云自以
曾祖晉世宰輔恥於屈身異代此亦出宋書
之文而閻以訾昭明則是宋書亦未寓目曾
不知休文卒時昭明才十有三歲即使傳有
舛誤亦當先訾休文況傳本不誤乎其謬二
也且使士行與元亮果屬疏遠如路人也者
則命子篇中何用述其勲德攀援貴族鄉黨
自好者不爲元亮千秋高士豈宜有此

謝按
如果

攀援貴族則司空溧陽宛陵康樂何以不並數其謬三也閻所據者惟有贈長沙公詩序而序固言同出大司馬矣大司馬之稱非侃而誰雖閻亦知其不可通也詞遁而窮因檢史漢表陶舍曾以右司馬從漢王遂謂序中大司馬當作右司馬謂舍非謂侃也不知漢初軍營有左右司馬品秩最卑不過中涓舍人之比舍位爲列侯不稱侯而稱右司馬在稍通官制者且知其不可豈得以誣靖節乎夫擅改古書以成曲說最爲後儒之陋況此大司馬又萬無可改之

理謝按右司馬乃愍侯始官正與初入關時

左司馬曹無傷等耳其封則以中尉從擊

燕代百官公卿表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武

帝太和元年改名執金吾秩中二千石縱不

稱侯亦當稱中尉世未有稱人官爵不從其

後歷之尊而從其始進之卑者況子孫之於

乎祖宗其謬四也惟是長沙公與靖節屬小功

之親而云昭穆既遠已為路人似有罅隙可

指謝按延壽為桓公元孫先生為曾孫總服

非小功也禮大夫絕想大夫於旁親之

服無總服若依吳譜為一壽之子則與先生

直無服矣故云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猶今律

言五服之外今以晉書考之士行雖以功名

同凡論也

終而諸子不協自相魚肉再傳之後視如路

人謝按諸子魚肉亦出

庾亮之誣未可盡信

固其宜矣昭穆猶言

兩世兩世未遠而情誼已疏故有慨然寤歎

念茲厥初之句

謝按贈長沙公詩殆因長沙公路過潯陽修理家廟而贈

之詩故有允構斯堂之語以爲情誼已疏慨然寤歎未免以辭害意

其云昭穆

既遠者隱痛家難不忍斥言之耳若以爲同

出於舍則自漢初分支已閱六百餘年人易

世疏又何足怪其謬五也閻又云侃廬江人

元亮潯陽人柴桑人其址貫不同攷潯陽郡

卽廬江所分南渡後移於江南士行生於未

分之前元亮生於僑立郡之後史各據實書

之似異而實同也

謝按晉書地理志永興元年分廬江之潯陽武昌之

柴桑二縣置尋陽郡屬江州閻氏以地理自詡而云址貫不同何也顏延之作靖節誄雖不敘先世而其詞曰韜此洪族蔑彼名級苟非宰輔之胄焉得洪族之稱此亦一證也按辛楣此論反復以箴閻氏之失最為明晰近時洪稚存作陶氏族譜序仍用閻說正辛楣所云新奇易惑也

又按晉書陶桓公傳有子十七人惟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並不顯先生傳

云祖茂武昌太守

江西通志引豫章書亦云孟嘉以二女妻陶侃子茂

之二子一生淵明一生敬遠

父名爵則史未載李公煥命

子詩注引陶茂麟家譜以先生祖名岱爲散
騎員外父名逸爲姿城太守生五子又引趙
泉山云靖節之父史軼其名惟見於茂麟家
譜今按茂麟家譜僅見於宋史藝文志其書
久不傳惟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云後
世陶氏望出丹陽晉太尉侃之祖父同始居
焉同生丹澹按丹見晉書侃母湛氏及朱伺傳吳揚武將軍柴
桑侯遂居其地生侃字士行娶十五妻生二
十三子二子少亡二十一子官至太守侃生
員外散騎岱岱生晉安城太守逸逸生彭澤

令贈光祿大夫潛。潛生族人熙之。宋度支尙書熙之生梁邵陵內史測。測生吏部尙書具。具生隋散騎常侍元安。元安生陳夔州都督尙書令金陵縣公琮。琮生唐韶州始興令處寂。滁江二州刺史銳。澗按資治通鑑銳於天寶中爲大鴻臚似又是人。賀州錄事參軍文楨。處寂生唐滕王府陪戎副尉先期。先期生光庭。光庭生如革。及江州刺史祥。如革生進金。進金生淮南威毅第二十將茂麟。茂麟生左中衛將軍若思。若思生左驍衛將軍鑑。公煥。泉山所引當卽名世。

此篇也。但徑以爲茂麟家譜，則似未然。今昌邑陶氏族譜有宋仁宗至和元年江州從事贊皇李慶孫舊序，茂麟孫鑑立石，其文曰：夫

晉

澍按此晉字疑當作陶

自東晉太尉陶公迄於今日

所謂本支百世也。太尉之傳備於晉史，又節史而爲錄，載於建康。有識皆知，今僅六百年。有孫曰鑑，仕聖朝爲左班殿直，公暇因出數紙示僕，僕覽焉。且見或中而斷，或尾而續，或行而闕，或字而破，雖羅蟲蠶潰蝕，然有可究其一二者。第一行則有潯陽二字，次行則缺

其左只右有同字。鄧書則云望出丹陽侃祖父同始居焉。下云

娶十五妻生二十。此下無字。不知二十者男

耶。只曰太守以上梁天監二年而已。鄧書則云生二

十三子。二子少亡。二子官至太守。次行曰。歷臺省官六百

一十八人。次行曰。今潯陽郡西北山下。迺吳

朝太子舍人丹之墓。卽侃之父也。次有九行。

卽大略唐朝以來名公紀頌祭弔之事。十行

曰。祖妣江夏孟氏五男。次行曰。十代祖熙之。

南宋仕本州別駕。除武陵內史。次行曰。大府

度支尙書大中正。鄧氏書則云。潛生族。人熙之。宋度支尙書。次行

曰祖妣

鄆那

王氏次行曰九代祖側

鄆氏書作測

梁朝本州別駕邵陵內史開國侯廣府都督
食邑七百戶祖妣鄆那王氏八代祖旻梁大
同二年州辟主簿授望蔡縣主簿西臺承制
授金部郎中開遠將軍左散騎常侍義安太
守封重安縣開國侯食邑三百戶陳宣帝卽
位賜金紫光祿大夫度支吏部二尚書黃門
侍郎祖妣清河張氏父崇本別駕七代祖元
安隋朝州辟主簿除戶部員外郎遷左散騎
常侍祖妣樂安任氏父奭左散騎常侍六代

祖琮唐武德二年州辟主簿補右門府步兵校尉初以隋之失馭擢琮爲盟主上柱國開國公匡州刺史詔使王宏讓改本州別駕大中正夔州都督兼中書令儀同三司祖妣汝南周氏五代祖處寂唐韶州始興縣令祖妣安城劉氏叔祖銳左散騎常侍江州刺史叔祖文禎唐賀州錄事四代祖先期唐滕王府陪戎副尉三代祖光庭不仕精習五經祖如革考進金並不仕叔祖祥唐進士及第授祕書省校書郎屯田郎中唐僖宗乾符四年除

江州刺史遇寇盜起詔歸京留別手札一道
衣段巾冠等物留題五柳先生廟皆有祝辭
此上卽斷簡之中所略載者所有前之九行
中云唐乾符四年遠孫江州刺史祥祭拜有
文唐顏魯公白太傅孔侍郎李中丞前後賢
達經過悉留詩榜自經兵燹放失不可復記
旣而有嗣孫茂麟爲江州左威毅裨將江南
紀年曰吳王楊溥太和五年九月五日列狀
訴節度使中書令楊公徹具述太尉墳寢乞
禁樵採幸中書令楊公判曰陶太尉聲光克

盛門族顯然，矧彼子孫在明朝，宜加委用。顧
惟墳寢在藩室，不爲保持，何以敬前賢？何以
勸後世？餘云云。自茂麟而後，又幾代云云。其
家藏數世詔書、綸誥、約十通，有叔可大攜之。
江南應進士舉，沈湎於酒，淪棄而不收一紙。
且古語有之：禮失求諸野。又曰：天子失官，守
在四夷。太史公登龍門，探禹穴，網羅天下放
佚舊聞，然後爲史記一百三十卷。嵩山有落
簡之類，皆古昔國史家譜。因事不守，故俾聖
賢遑遑孜孜，而探討之勤如此云云。今直殿

陶君以僕從事於史氏之後。迺命譜之以永陶氏之世。謹序。今按此序卽據茂麟所編錄出自熙之以上世系。剝落不全。至其孫鑑已無從稽考。故序之如此。疑以傳疑。信以傳信。春秋夏五郭公之義也。鑑旣以序勒石。則其譜卽用乃祖剝落之本可知。而鄧氏所云祖岱散騎常侍。父逸安城太守。先生贈光祿大夫。生族人熙之。似皆非鑑譜所有。鄧氏書成於紹興四年。去鑑勒石時八十餘載。其所載生族人熙之等語。亦似有脫落非全文。豈

當日更有別本據以成書耶。

又按李公煥命子詩注謂先生父姿城太守生五子鄧氏書謂先生生族人熙之舊序十行曰祖妣江夏孟氏五男次行曰十代祖熙之先生生母夫人孟氏從弟敬遠母亦孟氏皆孟嘉女未知此孟氏是先生母抑敬遠母也熙之亦未知是孟氏下一代抑二代如係一代卽五男之一或先生同母兄弟或敬遠同母兄弟如係二代卽五男中一男所生或先生同母兄弟之子或敬遠之子敬遠同母

兄弟之子俱未可定。要不得以爲先生子也。先生子五人。儼俟份佚。小名舒宣。雍端通。無名熙之者。茂麟系出熙之。似非先生嫡派矣。又姿城鄧作安城。考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皆無姿城。惟安城太守領縣七。吳孫皓寶鼎二年分置。當以安城爲是。

又按安成舊屬長沙郡。今爲江西吉安府廬陵。安福各境。府志載安福有陶淵明讀書臺。或幼隨父任讀書於此耶。

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

王譜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化縣楚城市是。

按

市當作鄉。

父軼名。命子詩。於穆仁考。澹焉虛止。寄跡

風雲。寘茲愠喜。陶氏自侃以武功授世。後裔稍涉故風。多流亂岐。蓋折翼之祥。發之旁派。傳淡傳君父子。皆以隱德著稱。侃女適孟嘉。嘉女適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造化必有可言者。

吳譜先生生於是年。

澍按李公煥陶集總論引祁寬曰。先生以義

熙元年秋爲彭澤令。其冬解綬去職。時四十

一歲矣。後十六年晉禪宋。又七年卒。是爲案

文帝元嘉四年南史及梁昭明傳不載壽年。晉書隱逸傳及顏延之誄皆云年六十三。以歷推之。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歲。今攷先生年六十三。始見於沈約宋書昭明傳因之。晉書亦因之。惟文選載顏延之誄作春秋若干。此云昭明不載壽年。顏誄年六十三。當是誤記顏誄爲蕭傳也。

又按李公煥注引張縝云。先生辛丑游斜川詩。開歲倏五十。若以詩爲正。則先生生於壬子歲。自壬子至辛丑爲年五十。迄丁卯考終。

是得年七十六并記之按開歲條五十當從湯東澗本作五日爲是若以先生爲生於壬子則集中是時向立年等句合之時事皆不可通近見餘姚黃璋宗義之子著辨數則力主季長以生壬子爲是然旣据飲酒詩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謂先生爲州祭酒時年二十九不思詩固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是先生之止止於四十也若生壬子則二十九爲州祭酒歲當庚辰少日自解去中間州召主簿不就

並未仕也。何待。歷十餘年至四十始賦止。且
既止矣。何又歷十餘年至五十復出爲參軍
乎。惟生乙丑。至彭澤解綬。正四十一歲。

澍又按宋書昭明傳皆云。先生尋陽柴桑人。
而晉書不載爲失之。今攷先生故居。舊說有
三處。名勝志曰。君舊宅在柴桑山。晉史家於
柴桑。卽今之楚城鄉也。去宅北三里。有靖節
墓。唐白居易有訪陶公舊宅詩。明一統志曰。
元亮故里在新昌縣東二十五里。圖經云。元
亮始家宜豐。後徙柴桑。暮年復歸故里。宜豐

今新昌也。輿圖備考曰：新昌義鈞鄉之七里山，有元亮讀書室，洗墨池，藏書塲，遺跡尙存。又江州志云：先生始居上京山，星子西七里。戊午當作戊申六月火，遷柴桑山。九江西南九十里，古栗里，今之楚城鄉也。舊碑題晉陶靖節先生故里。澍攷集中有移居詩及還舊居詩。其首句曰：疇昔家上京，則江州志所說爲信。當是始居上京，因火而徙柴桑之南村，後又還居上京也。圖經謂始家宜豐，未知所本。

海西公太和元年丙寅二歲

太和二年丁卯 三歲

太和三年戊辰 四歲

太和四年己巳 五歲

太和五年庚午 六歲

太和六年辛未 七歲

吳譜是年冬簡文卽位改元咸安。

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 八歲

澍按先生祭從弟敬遠文曰相及齟齬並罹
偏咎湯東澗注齟與齬義同毀齒也家語曰
男子八歲而齟靖節年三十七母孟氏卒是

偏咎爲失怙也。按顏延之陶徵士誄有家貧
母老捧檄致親云云。則以偏咎爲失怙良是。
惟齟乃髻之俗字。玉篇髻小兒髮。廣韻髻小
兒髮俗作齟。不與齟通。則先生失怙不定在
八歲時。又按先生詩凡兩用偏字。此云偏咎。
又有始室喪偏之語。蓋妻之言齊。喪一則偏。
具慶失一。故曰偏咎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癸酉

九歲

寧康二年甲戌

十歲

寧康三年乙亥

十一歲

太元元年丙子 十二歲

王譜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曰慈妣早世我年
二六

吳譜祭程氏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先生
生於乙丑至是十有二歲丁母夫人孟氏憂夫
人晉故征西大將軍孟嘉第四女大司馬侃外
孫也事見集中孟府君傳吳瞻泰本無事見以下八字

澍按顏延之誄云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
田生致親之義追悟毛子捧檄之懷似爲州
祭酒以後母夫人尙在若十二歲卽失母無

所爲田生毛子云云也。延之與先生同時，宜所審知。及攷湯東澗注祭妹文，以慈妣爲庶母。於昔在江陵重罹天罰注云：晉安帝隆安五年秋七月，赴江陵假還。是冬，母夫人孟氏卒。於是積年之疑始釋然。則慈妣早世者，蓋程氏妹之生母，而先生之庶母也。又先生詩久游戀所生，蓋謂母孟夫人。故有凱風負我心之句。卽集中孟府君傳曰：淵明先親君第四女，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也。乃吳王二譜，並以江陵之喪爲丁太公憂，豈知凱風念

母則是父先母亡故命子詩於皇仁考卽云
嗟子寡陋瞻望弗及若隆安五年太公始卒
則是年先生已三十七歲胡得云弗及乎說
者亦知難通乃以顏誅之母老爲繼母曾不
思州辟之時太公果在則當云親老子幼烏
得舍父而帝稱繼母乎此云慈妣或是程氏
妹生母乃先生慈母喪服傳慈母如母斷非
謂孟夫人也

太元二年丁丑 十三歲

太元三年戊寅 十四歲

太元四年己卯 十五歲

太元五年庚辰 十六歲

太元六年辛巳 十七歲

太元七年壬午 十八歲

太元八年癸未 十九歲

太元九年甲申 二十歲

王譜君年二十失妾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
室喪其偏妻翟氏偕老所謂夫耕於前妻鋤於
後當是翟湯家湯莊矯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

原注亦
柴桑

澍按此謂失妾非也。湯東礪楚調注云其年二十喪偶。繼取翟氏。据顏誅居無僕妾。則湯說近是。古人不當有未妻先妾之事。況年僅弱冠耶。吳斗南亦以此爲悼亡。而引杜元凱春秋傳注偏喪曰寡。以釋偏義。其實本詩明言始室。古者男有室指妻而言。若繼配則曰繼室。妾則曰側室。此云始室。非元配而何。又斗南以喪偏爲三十歲事。蓋以始室弱冠爲偶句。義亦可通。

太元十年乙酉 二十一歲

吳譜示龐主簿鄧治中詩云弱冠逢世阻按晉紀及五行志太元八年春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南康平地五尺十年夏五月大水秋七月旱饑先生時年方冠連年旱饑謹故云

澍按是時秦兵入寇天下分裂所謂世阻固不止於旱潦饑饉也

太元十一年丙戌 二十二歲

太元十二年丁亥 二十三歲

太元十三年戊子 二十四歲

太元十四年己丑 二十五歲

太元十五年庚寅 二十六歲

太元十六年辛卯 二十七歲

吳譜有始春懷古田舍詩二首。集本作癸卯字之誤也。此詩首聯曰：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則是此年方有事於田疇，故明年有投耒學仕之語。按本傳稱先生躬耕自資，亦在爲鎮軍參軍之前，以此知始踐南畝，決非癸卯歲。集本誤明矣。

樹按先生躬耕自資，史敘於辭州主簿之後。而詩云投耒去學仕，是前此已躬耕矣。癸卯

懷古田舍乃曰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豈前此所謂躬耕。不過隱於隴畝之辭。實未嘗沾體塗足耶。吳說不爲無見。然徑以懷古田舍詩系於辛卯。謂此年方有事於田疇。則似不免於滯。躬耕本無年可紀也。

太元十七年壬辰

二十八歲

太元十八年癸巳

二十九歲

吳譜是歲爲江州祭酒。未幾辭歸。州復以主簿召。不就。飲酒詩曰。疇昔苦長貧。投袂去學仕。又云。是時向立年。蓋先生以二十九歲始出仕。實

癸巳歲也。本傳云：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此飲酒詩下句所謂拂衣歸田里者也。

澗按：湯東澗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注亦云：癸巳爲州祭酒，以飲酒詩是時向立年推之，則東澗斗南之說爲然也。王景文不能定其爲何年，但云當在壬辰癸巳之間，然攷飲酒詩云：亭亭復一紀，自癸巳數至乙巳適一紀，於年爲合。

太元十九年甲午三十歲

王譜君年三十有歸園田詩曰。誤落塵網中。一
去三十年。初爲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歸。
故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尋亦却主簿。

澍按景文之意以墮地爲塵網。故繫此詩於

年三十。說近釋氏先生胸中無此塵網。當以

仕途言之。劉坦之履曰。一去三十年。三當作

踰。或在十字下。何燕泉孟春曰。太元十八年

靖節起爲州祭酒。時年二十九。正合飲酒詩

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至

彭澤退歸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誤矣。較異

譜亦以歸園田詩爲義熙二年彭澤歸後所作。景文引本傳不堪吏職少日乃解歸二語。夫少日亦不得云久在樊籠均未審也。

吳譜是年先生三十矣。有悼亡之戚。故示龐主簿鄧治中詩云始室喪其偏。禮三十曰壯有室。左傳齊崔子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氏。杜注偏喪曰寡。先生與子儼等疏云。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兄弟之義。他人尙爾。況共父之人哉。先生蓋兩娶。本傳稱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則繼室實翟氏。

澍按先生長子儼蓋前妻所生。餘或翟出。故
疏言雖不同生。若份佚同歲。以顏諱居無僕
妾證之。當是孿生耳。

太元二十一年乙未 三十一歲

澍按湯東澗於先生還舊居詩注引趙泉山
曰。自乙未佐鎮軍幕。迄今六載。又辛丑赴江
陵。詩閒居三十載。注云。是年靖節年三十七。
中間除癸巳爲州祭酒。乙未三庚子參鎮軍
事。三十載家居矣。是皆以先生爲鎮軍參軍
在乙未。歲景文斗南則以始作鎮軍參軍經

曲阿詩作於庚子歲。然不題庚子於此詩之首。而題於規林阻風詩首。以乙巳爲建威參軍題例之。知曲阿詩非作於庚子。始爲參軍。亦不在庚子也。說具後。

太元二十一年丙申 三十二歲

安帝隆安元年丁酉 三十三歲

隆安二年戊戌 三十四歲

隆安三年己亥 三十五歲

澍按始作鎮軍參軍當在是年。說具後。

隆安四年庚子 三十六歲

王譜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當是參鎮軍銜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後。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溫顏。又云久游戀所生。父爲人度不肯適都。當是已舍單行見還舊居詩。軍僚差置郡吏。故云時來苟冥會。婉戀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疎。

澍按先生垂髫失怙。何得此時有父在柴桑。詩云久游戀所生。如果庚子始作參軍。此詩作於庚子五月。亦不得云久游說其後。

吳譜始作鎮軍參軍。有經曲阿詩。曲阿今丹陽縣也。本傳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事。按晉官制。鎮軍建威皆將軍官。各置屬掾。非兼官也。以詩題攷之。先生蓋於此年作鎮軍參軍。按當在己亥。吳氏所攷爲差一耳。至乙巳歲作建威參軍。史從省文耳。文選經曲阿詩。李善注云。宋武帝行鎮軍將軍。按裕元興元年爲建威將軍。三年行鎮軍將軍。與此先後歲月不合。先生亦豈從裕辟者。善注引用非是。此年五月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云。一欣侍溫顏。則先生就辟

至是乃挈家居京師。故還舊居詩有疇昔家上京之句。葛文康云：先生阻風規林詩落句云：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是歲春秋三十六。明年夜行塗口詩云：投冠旋舊廬，不爲好爵縈。卒踐其言。自彭澤歸，優游里巷者二十二年。

澍按：挈家京師一語誤甚。先生未嘗有居京師之事。上京乃山名，非上都也。說具後。

隆安五年辛丑 三十七歲

王譜：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詩云：開歲條五十，方三十七，作五日，是當是故歲五月還潯。

陽今歲七月還江陵。有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詩。留潯陽踰年。當是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閒
居三十載。自未參鎮軍以前。得三十六年。當是
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云。詩書敦宿好。園林無
俗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南荆。失父祭妹文云。
昔在江陵。重罹天罰。觸事未遠。書疏猶存。當是
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柴桑。

吳譜有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文選此
詩遙遙至西荆。李善注云。時京都在東。故謂荆
州爲西也。今集本作南荆者。非。葉少蘊左丞云。

淵明隆安庚子從都還。明年赴假還江陵。荆州刺史自隆安三年桓元襲殺殷仲堪卽代其任。至於篡未別授人。淵明之行在五年。豈嘗仕於元耶。傳云爲鎮軍參軍。按劉裕以大亨三年逐桓元行鎮軍將軍事。豈又嘗仕於裕耶。桓元劉裕之際。而淵明皆或從仕。世多以爲疑。此非知淵明之深者。無論實爲元裕否。淵明在隆安之前。天下未有大故。且不肯仕。自庚子至乙巳。正君臣易位。人道反覆之時。淵明乃肯出仕乎。蓋潯陽上流用武之地。元與裕所由交戰。出入鋒

來者也。淵明知自足以全節而不傷生，故迫之仕則仕，不以輕犯其鋒；棄之歸則歸，不以終屈其已。豈區區一節之士可以窺其間哉！自去彭澤，劉裕大業以成，天下亦少定，遂不復出。後十四年，召爲著作佐郎，則淵明可以終辭矣。仁傑按：先生爲鎮軍，非從劉裕，已具去歲譜中。至仕於江陵，則又有不然者。先生以庚子歲作鎮軍參軍，乙巳歲去彭澤，不復仕，故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自庚子至乙巳，凡六年。旣云家上京，又有從都還阻風詩，則是未嘗居

江陵使先生果仕於元。不應居京師。設居江陵。不應以爲上京。故先生答龐參軍序云。龐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凡言京都皆指建業。則先生未嘗居江陵。明甚。其祭程氏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以先生阻風詩推之。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則先生蓋有兄弟至江陵。丁外艱。而兄弟乖隔。獨與女弟居喪者。蓋先生兄弟在京師。而女弟居江陵。豈先生親闈因過其女。以疾留江陵。遂不起耶。先生以七月還江陵。而祭妹文有

蕭蕭冬月之語則居憂在是歲之冬。

澍按王譜以赴江陵爲赴官。葉少蘊以安帝
隆安三年桓元襲殺荊州刺史殷仲堪卽代
其任疑赴江陵爲嘗仕元。又以劉裕大亨三
年逐桓元行鎮軍將軍疑作鎮軍參軍爲嘗
仕裕。吳譜謂裕元興元年爲建威將軍三年
行鎮軍將軍與此前後歲月不合。先生亦豈
從裕辟者。證葉之誤。并規李善文選注以鎮
軍爲劉裕之失。其說當矣。抑猶未盡。按先生
歷仕之蹟。初爲州祭酒。自解歸。繼召主簿。不

就既乃爲鎮軍參軍。又爲建威參軍。終於彭澤令。賦歸去來。未嘗更爲別官。其始作鎮軍參軍詩。編於庚子之前。庚子有五月中從都還阻風規林詩。則作參軍在庚子前可知。題曰經曲阿。曲阿今丹陽縣。則鎮軍之爲何人開府何地。亦可推尋而得。攷晉宋二書。晉孝武帝安帝。宋武帝本紀。王恭劉牢之桓元等傳。太元十五年庚寅二月。以中書令王恭爲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安帝隆安二年戊戌。

七月王恭舉兵以討王愉司馬尙之兄弟爲
辭九月車騎將軍劉牢之背恭歸朝廷使子
敬宣擊敗恭恭死遂代恭爲都督鎮京口三
年己亥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前將
軍劉牢之東討牢之以劉裕參府軍事四年
庚子十一月以前將軍劉牢之爲鎮北將軍
五年辛丑五月孫恩寇吳國殺內史袁山松
牢之使參軍劉裕討之元興元年壬寅正月
桓元舉兵犯京師三月牢之降於元元以爲
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自縊而死桓元從

兄修以撫軍鎮丹徒。三年甲辰二月，劉裕舉義兵討元。元司徒王謐推裕行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假節鎮石頭。輔國將軍晉陵太守劉牢之子敬宣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義熙元年乙巳三月，加鎮軍將軍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十月，旋鎮丹徒。東晉各鎮雖皆握兵柄，尤以北府爲盛。其鎮在京口，先生始作鎮軍參軍詩，題曰《經曲阿鎮軍在京口故曲》。

阿有必經也。自太元十五年庚寅至隆安二年戊戌九月鎮京口者爲王恭。趙泉山湯東澗謂先生以乙未作參軍，則仕於恭者四年。自戊戌十年至元興元年壬寅三月鎮京口者爲劉牢之。王景文吳斗南謂先生以庚子作參軍，則仕於牢之者二年。要其參牢之軍固有年可紀也。若桓元未舉兵之前，鎮在夏口，先生如參元軍，不得途經曲阿。若謂至江陵爲仕元，則題固云赴假還江陵。集韻假休沐也。應劭漢官儀五日一假休沐。晉書王尼

傳護軍與尼長假。豈得反以假還爲趨職。意必以事使江陵。路出潯陽。事畢便道請假歸。視其辭簡。猶曰赴假還自江陵云爾。至劉裕則辛丑。方爲牢之參軍。甲辰始行鎮軍將軍。先生以辛丑冬月居憂。甲辰服闋。次年乙巳三月有爲建威參軍使都詩。蓋因居憂潯陽。值敬宣以建威將軍刺江州鎮潯陽。先生舊參牢之軍。與敬宣世好。故敬宣卽辟參其軍。若裕甲辰行鎮軍時。鎮石頭。至乙巳十月始旋鎮丹徒。先生正在彭澤賦歸去來矣。何得

有參裕軍事也。惟東晉爲鎮軍將軍者，卻愔

以後，至裕始復見此號。

孝武帝太元元年春正月，以鎮軍將軍卻

愔爲鎮軍大將軍。六年十一月，以鎮軍大將軍卻愔爲司空，會稽人檀元之反，鎮軍參軍

謝謫之討平之。自愔後無以鎮軍爲號者。故李善文選注引臧榮

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辟公參其軍

事，以鎮軍爲裕，遂以臆謂公參其軍。

選注辟公參其

軍事，非晉書原文也。文獻通考劉裕起兵討桓元，爲鎮軍將軍，淵明參其軍事，卽因李善

之誤注而攷晉書百官志有左右前後軍將沿其謬。

軍左右前後四軍爲鎮衛軍。王恭劉牢之皆

爲前將軍，正鎮衛軍，卽省文曰鎮軍，亦奚不

可先生贈龐參軍詩序曰。龐爲衛軍參軍。其時衛將軍王宏。省文曰衛軍。卽其例矣。吳斗南謂先生豈肯從裕辟者。裕之辟否無可攷。若先生未參裕軍。取詩與史互勘自明。惟裕

爲牢之參軍。先生亦爲牢之參軍。

謝按。晉書王恭傳。恭

爲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兖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沖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爲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據此。則牢之不稱鎮北。而稱鎮軍。蓋時忌也。又別有參軍劉襲張暢之。

牢之傳。欲據江北。以拒元集衆大議。參軍劉襲

不可。又會稽王道子傳。元顯迴入宣陽門。劉牢之參軍劉暢之率衆擊之。晉制將

軍開府位從公爲持節都督者增參軍爲六人先生與裕同僚則有之耳

又按王恭自隆安元年丁酉四月舉兵以討王國寶王緒爲名二年戊戌又舉兵爲劉牢之所敗誅死牢之因代其任先生若是乙未卽參恭軍豈容數年之間見恭包藏禍心而不拂衣告去乃因循濡忍坐觀恭之舉兵以至於死卽非從亂不亦有味知幾乎況恭死由牢之恭敗卽轉仕牢之揆諸故吏之義亦有媿於欒布之哭彭越矣是則泉山東礪以

先生參軍在乙未歲者未嘗細攷先生所參
誰軍與鎮軍之爲何人也今爲反復推尋先

生始作參軍實在己亥鎮軍實爲牢之

澗又按通

鑑元興元年三月劉牢之遣敬宣詣桓元降
元入京師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
便奪我兵禍其至矣私告劉裕當北就高雅
之於廣陵舉兵卿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勁
卒數萬望風降服朝野人情已去廣陵可得
至耶裕當反服回京口耳何無忌謂裕曰我
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回
京口牢之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死按牢之
此時已進號前將軍而裕以其必敗故仍呼爲鎮北耳蓋戊戌九月恭

死而牢之代其任開府京口卽在此時先生
還舊居詩曰六載去還歸曰今日始復來明

乙巳以前去來靡定，從甲辰逆數至己亥正六載，而始作參軍詩，編於庚子之前，亦可知爲己亥。惟己亥佐牢之軍，庚子五月假還，辛丑七月再還，至甲辰又爲建威參軍，去而歸，歸而還，所謂六載去還歸也。己亥十一月孫恩陷會稽，牢之率衆東討，先生飲酒詩曰：「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正追賦其嘗，從軍討恩馳驅海隅事也。」足爲先生參牢之軍之明証。特先生無汗馬功，故史但載劉裕從行，不及先生耳。其時牢

之威名甚盛幕府正可藉以進身非先生所
欲庚子五月卽乞假歸省故曰恐此非名計
息駕歸閒居正追賦其乞假事也蓋牢之末
路不終先生早已窺見其微自辛丑假還繼
以居憂去職久矣不能相累所謂見幾之哲
非歟統計先生參軍不及三載注家以爲六
年誤也又按吳譜謂先生未嘗居江陵據祭
妹文女弟在江陵疑親闈過女先生因省親
赴之親以疾留江陵遂不起故祭妹文有蕭
蕭冬月之語於情事亦近但玩詩中如何舍

此去遙遙至西荆，懷役不遑寐，中宵尙孤征。
等語，似因奉使宵征，不見有特爲省親乞假
之意。與規林詩之欣侍溫顏喜見友于者不
類。嘗通攷先生出處前後，始參鎮軍就辟京
口，故有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鎮軍在京
口，故經曲阿。庚子五月請假回里，途必由建
康，故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懷所生而念友
于，遂留潯陽踰年，故明年辛丑正月有游斜
川詩。疑旋入都免假，至七月有江陵之役，自
都往江陵，必由潯陽，故有赴假還江陵詩。而

王事靡盬，只可便道乞假，不能久留，故其辭意與國風小雅行役告勞相似。攷晉書是年六月，孫恩寇丹陽，進圍建康，中外戒嚴，時桓元以荊州刺史鎮江陵，上表請入衛，會恩退，朝廷以詔書止之。恩退在六月，先生江陵之行在七月，或卽奉詔止元之役耶？李善文選注引江國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五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五里至塗口，今武昌府之嘉魚、蒲圻二縣皆晉沙陽縣地，嘉魚縣北尚有沙陽故城遺址，以里計之，塗口當在九江府上。

流八九十里

桓石綬傳桓元敗石綬走江西塗中疑卽此塗口也王鳴盛謂

塗中當作涂卽今滁州恐未是

桓元不臣久著先生若是使

彼固宜其詞之有憾矣然亦未有以見爲必然姑識所疑如此近日陽湖惲子居元据本傳州召主簿不就謂此詩卽是以疾乞假至假滿則赴之而終以疾辭時桓元方兼領荆江二州刺史駐南郡先生以辭主簿至江陵云云不知先生此時方參鎮軍及服闋復參建威軍皆在辭主簿之後有本傳及詩題歲月可攷若此時方辭主簿則爲參軍又在何

年邪且旣辭主簿稱疾不就則正宜家居不起乃反千里詣府天下有如是之稱疾辭官者邪至吳譜力辨先生未嘗參佐桓元憚氏反謂其誣先生佐桓元而著論以非之則是未見吳氏原書近於道聽塗說矣

元興元年壬寅 三十八歲

吳譜桓元舉兵犯京師政自己出改元大亨是年先生居憂

元興二年癸卯 三十九歲

王譜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

是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潞城
故有懷古田舍又云良苗亦懷新十二月有與
從弟敬遠詩云寢跡衡門下在都亦當是處野
澗按先生未嘗有挈眷居京師事其庚子從
都還阻風規林詩曰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
居一欣待溫顏再喜見友于。是眷屬皆在舊
居明證規林地今無攷詩曰凱風負我心戢
柵守窮湖高莽渺無界夏木獨森疎誰言客
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
則去舊居不過百里窮湖無界疑卽彭蠡官

亭南嶺疑卽采菊東籬悠然所見之南山矣。若眷屬已在京師，何歸而有侍溫顏見友于之喜？若謂至京師者妻子，留舊居者母與兄弟，則舍老親而以妻子自隨，尤非情事。且先生爲參軍未久，庚子五月從都還，辛丑正月有斜川之游，七月赴假還江陵，卽以是冬居憂。壬寅癸卯皆在憂中，王譜旣以從都還爲還潯陽，游斜川爲留潯陽踰年，則固知舊居之在潯陽矣。又以癸卯懷古田舍之作爲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湓城，夫

在官則遲迴於故里，居憂反留戀於京師，揆
之人情，殊爲不近。況平疇良苗，卽事多欣，乃
田家實景，卽寢跡衡門，邈與世絕，亦豈在京
師語邪？於是求其說而不得，則謂在都亦當
是處野。總緣誤以還舊居詩之疇昔家上京
六載去還歸上京爲上都，謂先生六載居京
師，不知上京非上都也。

又按懷古田舍，古人文簡語倒，當是于田舍
中懷古也。觀詩中稱顏子，文人先師可見。王
氏似以舊居爲古，則於文爲不辭。

吳譜先生服闋閒居有飲酒詩二十首內一篇上云是時向立年下云亭亭復一紀又別篇云行行向不惑是年三十九矣十二月桓元篡晉改元永始是月先生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又飲酒詩稱夷叔在西山且當從黃綺皆有激而云

澍按是年癸卯二月辛丑建威將軍劉裕破徐道覆于東陽乙卯桓元自稱大將軍八月又自號相國楚王十一月壬午遷帝于永安宮十二月壬辰篡位以帝爲平固王辛亥帝

蒙塵于尋陽

澍按行行句斗南謂飲酒詩作於是歲較王說爲是蓋飲酒詩作於秋月明年先生爲建威參軍非閒居矣況明年桓元出奔乘輿已反正亦不應復有夷叔西山等語也又詩中悠然見南山攷南山卽指廬阜證以拂衣歸田里句及與父老問答語決非在都可知益見景文之誤

元興三年甲辰

四十歲

王譜君年四十有連雨獨飲詩云僂俛四十年

有飲酒詩云是時向立年志氣多所恥遂盡介
然分終死歸田里當是在壬辰癸巳爲州祭酒
之時所謂投耒去學仕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
復一紀至是得十二年

吳譜先生四十歲有榮木及連雨獨飲詩是歲
桓元伏誅晉帝反正於江陵未幾桓振反

澍按甲辰是年二月帝在尋陽乙卯建武將
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
斬桓修于京口桓宏於廣陵丁巳義師濟江
三月桓元潰而逃庚申劉裕置留臺具百官

壬戌桓元司徒王謐推劉裕行鎮軍將軍徐
州刺史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
事假節裕以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辛未
桓元逼帝西上四月己丑大將軍武陵王遵
承制總萬機庚寅帝至江陵何無忌等大破
賊將桓元復逼帝東下五月癸酉劉毅破元
於崢嶸洲己卯帝復幸江陵辛巳帝居南郡
壬午督護馮遷斬元于貊盤洲乘輿反正于
江陵閏月桓振陷江陵劉毅何無忌退守尋
陽帝復蒙塵于江陵

義熙元年乙巳 四十一歲

王諧君年四十一。有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谿。詩當是故歲自都還里卽吉。庚子始事鎮軍。繼事建威。中經罹憂。至是得六年。復銜命至都。其家尙未歸柴桑。還舊居詩曰。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往來時經鄉里。不常留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斷他適。十一月有歸去來辭。九月家留柴桑。身往彭澤。至是免歸。當是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故歸家。所謂風波未定。心

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足以爲酒少日眷
然有歸與之情平生之志始決見序及辭甚詳
失妹所謂情在駿奔自免去職是歲劉將軍錄
尚書澍按劉將軍未知所指何人若劉裕則是
年三月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州諸軍
事至四年正月甲辰始以車騎
將軍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也

澍按義興元年乙巳帝在江陵南陽太守魯
宗之起義兵襲破襄陽己丑劉毅次于馬頭
桓振以帝屯於江津宗之次紀南爲賊所敗
振武將軍劉道規擊桓謙破之乘輿反正帝
與琅玕王幸道規舟戊戌下詔獎鎮軍將軍

裕大赦改元義熙。又案李公煥還舊居詩注引南康志云。近城五里地名上京。有淵明故居。又名勝志。南康城西七里爲玉京山。亦名上京。有淵明舊居。其詩曰。疇昔家上京。卽此當湖之濱。一峰最秀。東西雲山煙水數百里。浩淼縈帶。皆列几席前。又朱子語錄。廬山有淵明古跡。曰上原。淵明集作京。今土人作荆。江中有一盤石。石上有痕。云淵明醉臥其上。名淵明醉石。又朱子在南康與崔嘉彥書云。前日出山在上京坡。遇雨中履沾濕。又吳師

道禮部詩話。上京在栗里原。去郡一舍。據諸說。則上京之爲山。山有先生舊居。鑿然無疑。惟答龐參軍詩。作使上京是京師耳。王景文吳斗南均誤舊居之。上京爲京師。故有挈妻子入都。父留柴桑。諸臆說。辨見前。

又按歸去來辭序曰。家叔以余貧苦。家叔當卽孟府君傳所謂叔父太常夔也。太平御覽引俗說曰。陶夔爲王孝伯參軍。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參軍督護在坐。陶于坐作詩。隨得三五句。後坐參軍督護隨寫取詩成。

陶猶更思補綴。後坐寫其詩者先呈。陶詩經日方呈。大怪收陶參軍。乃復寫人詩。陶愧愕。不知所以。王後知陶非濫。遂彈去寫詩者。又魏書司馬氏傳曰。德宗復立於江陵。改年義熙。尙書陶夔迎德宗達於板橋。大風暴起。龍舟沈沒。死者十餘人。當亦卽此陶夔。惟太常與尙書應是前後所歷官不同耳。

吳譜三月。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天子乃還京師。是年懷肅以建威將軍爲江州刺史。先生實參建威軍事。從討逆黨於江陵。有使都經

錢谿詩。蓋自江陵以使事如建業。尋歸潯陽。有還舊居詩。八月起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解印綬去。有歸去來辭。並序。顏延之爲先生誄云。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幼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按先生十二歲失所恃。今延之言其母老。蓋繼母也。韓子蒼舍人云。以淵明傳及詩攷之。自庚子歲始作建威參軍。爲彭澤。遂棄官歸。凡爲吏者六歲。故云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歲尙爲參軍。十一月去彭澤。而云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

何也。仁傑以歸去來序攷之，不言由參軍爲彭澤，蓋自使都之後，去官還潯陽，其云六載去還，蓋在京師居者六年，已而歸潯陽舊居，故有還舊居詩。旣歸而耕植不給，于是有弦歌之意，所謂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是也。東坡先生言：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古今賢之，貴其真也。先生自庚子歲作鎮軍參軍，至辛丑秋居憂，癸卯外除，值桓氏亂，閒居彌年。此年春方在建威府，未幾復辭去。

雖六載居京其實爲吏之日少子蒼疑其違有不給之歎顧第弗深攷又以鎮軍爲建威亦誤也先生之去彭澤也不知者以爲不能爲五斗米折腰鄉里小兒其知者以爲爲女弟之喪也乃若先生之意則有在矣方是時劉寄奴自以復晉鼎於桓氏竊據之餘規模所建漸廣決非臣事晉者故先生見幾而作耳其誨顏延之曰獨正者危至方則礙然則先生之不欲爲苟去豈非得明哲保身之道也哉

此條吳瞻泰本誤連上年甲辰未幾

桓振反下今從汲古閣本系於是耳

澍按。吳瞻泰曰。年譜是年劉懷肅爲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辟公參軍。攷宋書懷肅傳。其年爲輔國將軍。無建威之說。惟晉書劉牢之傳云。劉敬宣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宋書劉敬宣傳所載亦同。實安帝元興三年甲辰。則公爲敬宣建威參軍。未可知也。年譜失考。今按斗南謂是年劉懷肅以建威將軍爲江州刺史。先生實參懷肅軍事。從討逆黨於江陵。蓋據晉書義熙元年乙巳三月桓振襲江陵。荊州刺史

司馬休之奔于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
斬之。而先生詩題云乙巳三月爲建威將軍
使都。故遂以此事當之。東巖謂懷肅爲輔國
將軍。無建威之說。誤也。惟懷肅雖亦號建威
將軍。而時爲淮南。歷陽二郡太守。非江州刺
史。江州刺史則敬宣。以建威將軍爲之。鎮尋
陽。已先在甲辰三月。先生爲江州柴桑人。得
佐本州戎幕。且素參牢之軍事。敬宣爲牢之
子。與先生世好。其特辟先生有由也。斗南謂
先生從討江陵。亦與題云使都相戾。使都何

能從討乎。東巖又以乙巳年事繫於甲辰，亦誤。今從汲古閣本改列於此。

澍又按是年乙巳正月，帝在江陵，改元義熙。二月，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三月，桓振復襲江陵，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斬之。帝至自江陵。乙未，百官詣闕請罪。劉裕及何無忌等抗表遜位，不許。庚子，以琅玕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爲太保，加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戊辰，餞於東堂。五月，桓元故將桓亮、符宏、刁預

寇湘州守將擊走之。

樹按通鑑元興三年甲辰三月劉裕等復京師桓元挾帝西上劉敬宣來歸以爲晉陵太守四月元兄子歆引兵帥入寇敬宣與諸葛長民等共破之劉裕以長民都督淮北諸軍鎮山陽以敬宣爲江州刺史五月劉毅等遇元于崢嶸洲大敗之元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懷肅懷敬之弟也元挾帝單舸走江陵元旋爲益州都護馮遷所殺傳首大桁

閏月桓振復陷江陵。何無忌等進擊，大敗，退還尋陽。與劉毅等上牋請罪。又曰：劉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船，無忌等雖敗，賴以復振。元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擊破之。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復自尋陽西上。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義熙元年正月，諸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桓謙留馮該守江陵。毅等擊破之，入江陵。振逃於澗川。劉懷肅追斬馮該於石頭。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迎帝于江陵。甲午，帝至建康。是月，桓振襲江陵，建

威將軍劉懷肅引兵與振戰于沙橋。敬宣遣將助之。臨陣斬振。復取江陵。又曰。初。劉毅嘗爲敬宣寧朔將軍。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謂不然。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爲江州。辭以無功。不宜先毅等。裕不許。毅使人言於裕曰。敬宣不豫建義。聞已授郡。實爲過優。尋復爲江州。尤用駭惋。敬宣不自安。自表解官。乃召爲宣城內史。四月。劉裕旋鎮京口。

澍按。桓亮符宏寇湘州。安帝本紀。但言守將擊走之。未言何人。按。劉敬宣傳。破桓歆于芍

破遷建威將軍鎮尋陽。又破桓亮符宏於湘中。安帝反正。徵拜冠軍將軍。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譙縱反。以敬宣督軍與臧喜西伐。入自白帝。所向皆克。云云。則是湘中守將乃敬宣也。敬宣自義熙元年五月破桓亮等。三年八月以冠軍將軍持節監征蜀諸事也。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下

後學安化陶澍撰

義熙元年丙午 四十二歲

吳譜有歸園田居詩五首其詩蓋自彭澤歸明年所作也首篇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按

太元癸卯按卯當作巳先生爲州祭酒至乙巳去彭

澤而歸纔歲星一周不應云三十年當作一去十三年此詩今本有六首韓子蒼云陳述古本止五首俗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東坡亦因其誤和之按江淹

擬先生田居詩見文選

澍按韓云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末篇云斗南割取不甚明晰但亦不知子蒼所見何本行役詩已逸尙存也

義熙三年丁未 四十三歲

王譜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所謂服制再周

吳譜晉史本傳云義熙三年解印去縣賦歸去來辭按先生自序去縣以乙巳歲實元年此史

誤也。五月有祭程氏妹文。

義熙四年戊申

四十四歲

王譜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四十
年。

澍按李公煥陶集注云。先生舊居居于柴桑
縣之柴桑里。至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
於南里之南村。按徙居年歲。李氏不知何據。
吳譜六月有遇火詩。

義熙五年己酉

四十五

王譜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吳譜有九日詩

澍按是歲宋公滅燕九月加太尉韓範曰裕起布衣滅桓復晉今伐燕所向皆克此殆天授非人力也遂降于裕張邵稱裕曰主公命世人傑知此時宋公不臣之節已形先生詩中哀蟬叢雁及念之心焦等句蓋亦有爲而言與

義熙六年庚戌 四十六歲

王譜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穫早稻詩

吳譜九月有西田穫早稻詩

澍按是歲海寇自始興東下進泊淮口江州豫章兩郡爲盧循等出入抄掠之地使先生尙爲彭澤令豈止折腰之煩哉故詩曰田家豈不苦庶無異患干又曰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蓋是歲宋武受黃鉞詩中所云皆非無故之呻吟也

又按蓮社高賢傳同隱劉遺民卒於是歲則集中酬劉柴桑兩詩當作於是歲前又祭從弟敬遠文曰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疑卽是歲獲

稻時也。

義熙七年辛亥

四十七歲

王譜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晨采上藥夕聞素琴當時同志見文甚詳。

吳譜有與殷晉安別詩其序云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按宋武帝紀此年改授太尉又按殷景仁傳爲宋武帝太尉行參軍則所謂殷晉安卽景仁也先生方辟世而景仁乃就辟故其詩

云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又云興言在茲春則此詩在春月作八月有祭從弟敬遠文

澍按裕辟景仁事在三月詩題下原注云景仁名鐵攷劉湛傳湛黨劉敬文父成詣殷景仁求郡敬文謝湛曰老父悖髦遂就殷鐵干祿又南史范泰傳泰卒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未重不可王宏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爲報劉知幾史通模擬篇曰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裴子野宋略上書桓元則下云敬道後敘殷

鐵則先著景仁。此必殷本名鐵。後或以字行耳。

義熙八年壬子 四十八歲

吳譜有雜詩十一按當作十二首。有句云。奈何五十

年。忽已親此事。又有示周掾祖謝詩。周掾名續之。隱廬山。與先生及劉遺民。號潯陽三隱者。江州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校讐。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故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謂之也。事見蕭德施所

著先生傳。按南史檀韶從征廣固及討盧循有功。後拜江州刺史。征廣固在義熙五年。討盧循在六年。則韶爲江州當在此年以後。

澍按是歲先生年四十八。詩言五十。吳譜繫於是年誤也。檀韶爲江州在義熙十二年秋。說具後。又與子儼疏。李公煥引趙泉山說。答龐軍詩在四十八歲。不知何據。

義熙九年癸丑 四十九歲

吳譜有與子儼等疏云。告儼俟份佚。吾年過五十云云。南史本傳載此文末云。又爲命子詩。

以貽之。今按命子詩是初得子儼時作。與疏不合。惟責子詩有五男兒。然儼時方年十六。俟年十四。份佚皆年十三。終八歲耳。先生悼亡在壯歲。而前夫人有所出。則責子詩當是四十後所作。亦非與子儼等疏時也。東坡云。淵明臨終疏告儼等。今按疏稱年過五十。而先生享年六十有三。則此文又非屬續時語。疏云。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自恐大分將有限。則是因多病早衰之故。預作治命耳。此後十三年。先生方物故。自祭文及擬挽歌辭。乃絕筆也。

澍按先生是年四十九斗南以與子儼疏繫於是年誤又斗南謂前夫人有所出儼爲長子必前夫人出也先生悼亡在壯歲計得儼必在三十以前命子詩曰於皇仁考必太公已前沒故稱仁考江陵罹罰在辛丑歲先生年已三十七王吳二譜謂丁外艱則得儼時太公尙在詎有預稱爲考者耶

義熙十年甲寅

五十歲

王譜君年五十有雜詩云奈何五十年棄官來歸至是得十年故云荏苒經十載暫爲人所羈

澗按先生雜詩有奈何五十年句李公煥注云此詩靖節年五十作也時義熙十年甲寅初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緇素百二十有三人於山西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朝宗靈像及是秋七月二十八日命劉遺民撰同誓文以申嚴斯事其間譽望尤著爲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八賢劉遺民張詮雷次宗宗炳周續之張野等預焉時祕書丞謝靈運才學爲江左冠而負才傲物少所推挹一見遠公遽改容致敬因於神殿

後鑿二池植白蓮以規求入社遠公察其心
雜拒之靈運晚節疎放不檢果不克令終中
書侍郎范甯直節立朝爲權貴潛忌出守豫
章遠公移書邀入社甯辭不至蓋未能頓委
世緣也靖節與遠公雅素爲方外交而不願
齒社列遠公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
訕按梁僧慧皎高僧傳遠公持律精苦雖鼓
酒米汁及蜜水之微且誓死不犯乃欽靖節
風槩顧我能致之者力爲之不暇卹靖節反
麾而謝之或與樵蘇田父班荆道舊於何庸

流能窺其趣哉。靖節每來社中，一日謁遠公，甫及事外，聞鐘聲，不覺顰容，遽命還駕。法眼禪師晚參示衆云：今夜撞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却回去。此靖節洞明心要。惟法眼特爲揄揚。張商英有詩云：虎溪回首去，陶令趣何深。謝無逸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下視區中賢，略不可人意。遠公居山餘三十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賓遊履，常以虎溪爲界。他日傾靖節簡寂禪觀，主陸修靜語道，不覺過虎溪數百步，虎輒驟鳴，因

相與大笑而別。石恪遂作三笑圖。東坡贊之。
李伯時蓮社圖。李元宗紀之。足標一時之風。
致云。澍按先生與遠公往還。無歲月可攷。而
劉程之誓願文。則作於是年七月。遠公亦旋
以十二年八月示寂。姑依李注附次於此。

義熙十一年乙卯

五十一歲

王譜君年五十一。有與子儼等疏云。年過五十。
又云。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五六月
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號羲皇上人。見疏甚

詳。

樹按吳譜以疏作於癸丑固非王譜繫於是年恐亦未然李公煥於與子儼等疏引趙泉山曰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走五十當作三十乃追敘少壯之時蓋靖節從此十年間自潯陽至建康返又赴江陵再返故云東西遊走及四十一歲序其倦游于歸去來曰心憚遠遊四十八歲答龐參軍詩云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若年過五十時投閑十年矣尙何遊宦之有樹謂與子儼疏當在宋受禪後必非作於甫過五十之時

疏末曰。濟北范稚春。晉時操行人也。若五十
一歲。尙在義熙年間。宜云今之操行人。不當
謂晉時也。年過五十。以事蹟攷之。趙氏追敘
之說亦長。

義熙十二年丙辰 五十二歲

王譜君年五十二。有下瀝田舍穫詩云。曰余作
此來。三四星火積。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
吳譜八月。有於下瀝田舍穫詩。又有怨詩。楚調
示龐主簿鄧治中云。餽俛六九年。其年先生五
十四。時顏延之爲江州刺史。劉柳後軍功曹。在

潯陽與先生情款以周續之傳攷之柳以是年
到官云。

澍按六九年一本作五十年若以爲五十四
則當繫於後年戊午是年先生方五十二自
壬子至丙辰吳譜每早二年誤也劉柳爲江
州刺史晉書柳本傳不紀年月攷宋書孟懷
玉傳懷玉義熙十一年卒于江州之任晉書
安帝紀義熙十二年六月新除尙書令劉柳
卒南史劉湛傳父柳卒于江州是柳爲江州
實踵懷玉之後以義熙十一年到官十二年

除尚書令未去江州而卒。延之來潯陽與先生情欵當在此兩年也。又按南史周續之傳曰：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柳卒在六月，宋武北伐事在八月，其薦續之當在前。南史周傳誤敘於北討後也。北討時檀韶爲江州刺史。通鑑安帝紀十二年八月丁巳，劉裕伐秦，發建康。青州刺史檀祗自廣陵率衆至涂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恐祗爲變，議欲遣軍。時檀韶爲江州刺史，張邵曰：

今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云云則柳卒之後
繼爲江州者韶本傳稱韶延續之及祖謝等
城北校書當在是兩年間先生示周掾祖謝
詩亦當作於其時至後年戊午則王宏爲江
州矣

義熙十三年丁巳 五十三歲

吳譜有贈羊長史詩長史名松齡晉史本傳謂
與先生周旋者是歲劉裕平關中松齡以左軍
長史銜使秦川故有句云路若經商山爲我少
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與飲酒詩且當

從黃綺同意。當桓劉之世，先生不出世如避秦也。

澍按錢大昕養新錄曰：史稱朱齡石以右將軍領雍州，而先生詩序云左軍小異。攷宋書朱傳，義熙十二年已遷左將軍，左右將軍品秩雖同，而左常居右上。朱鎮雍州，必仍本號，不應轉改爲右。則此云左軍者爲可信。按冊府元龜亦引朱以左將軍鎮雍州作右，必傳寫之訛。

又按湯東澗以飲酒詩作於是歲，恐未是說。

具飲酒詩注

義熙十四年戊午 五十四歲

王譜君年五十四。楚調云。僂俛六九年。召爲著作佐郎。不應是歲。宋公爲相國。

吳譜詔除著作郎。稱疾不就。見南史本傳。

澍按。宋書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亦不必定其十四年。顏詠蕭傳皆作著作郎。

又按。何孟春於歲暮和張常侍詩注。引劉坦之曰。晉史義熙十四年十二月。宋公劉裕幽安帝於東堂。而立恭帝。靖節和歲暮詩。蓋亦

適當其時而寄此意焉。按張常侍疑卽本傳所稱鄉親張野也。蓮社高賢傳野字萊民。南陽人。居尋陽柴桑。與淵明有婚姻契。州舉秀才。南中郎府功曹州治中。徵拜散騎常侍。俱不就。據此則以其嘗徵散騎常侍。故稱張常侍也。野入廬山依遠公。有遠法師塔銘序文見廬山記。及劉孝標世說注。又隋書經籍志有張野集十卷。藝文類聚引張野廬山記。今並不傳。蓮社傳野卒於義熙十四年。詩意亦似哀輓之詩。蓋旣傷國步之將更復。感窮交

之永逝也。但野旣死，不當云和。攷蓮社傳，又有張詮，野之族子，亦徵散騎常侍，不就，入廬山事遠公。宋景平元年卒。或此常侍詮也。豈詮有輓野之詩，而先生和之耶。

恭帝元熙元年己未

五十五歲

王譜：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爲江州，自造不得見，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於半道，栗里邀之，卽引酌野亭。休元出與相聞，極歡終日。嘗九日把菊無酒，休元餉之。有九日閒居詩，所謂秋菊滿園時，醪靡至，當是未獲所遺。休元在江州幾六

年未審的在何年。自乙巳至丁卯訖死。未嘗他適。獨暫爲休元入州。

吳譜是歲王宏爲江州刺史。本傳云。宏欲識淵明而不能致。令人候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先齋酒具於半道栗里間。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旣至便忻然共飲。宏乃出與相聞。要之還州。

澍按。休元王宏字。宋書。義熙十四年。王宏遷撫軍將軍江州刺史。斗南云。是歲誤也。宏領江州最久。至宋文帝元嘉三年。始以司市中。

書徵入朝。代其任者爲檀道濟。前此謀廢營陽。暫詣建康。雖加勲爵。仍領江州。在尋陽。幾九年。景文云。六載亦誤。暫爲休元入州者。據本傳。宏要先生還州也。然集中又有王撫軍座送客詩。撫軍卽休元。事在宋武帝永初二年。則入州亦不止一事。

又按先生有答龐參軍四言及五言詩。又有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遵吳正傳詩話曰。本傳江州刺史王宏。欲識潛。不能致。潛遊廬山。宏令其故人龐通之。齎酒具半道。栗里邀之。此

答龐參軍四言及後五言皆敘鄰曲契好明
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龐主簿者豈卽參軍邪
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之事按吳說以龐遵
卽龐通之是也晉書云周旋人龐遵等或有
酒要之又云王宏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齋酒
要之明是一人古人之文上下名字互稱者
甚多如裴子野宋略上書桓元下稱敬道劉
知幾史通所謂姓名兼字前後互舉則觀者
自知是也宋書裴松之傳元嘉三年分遣大
使巡行天下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兗州卽此

龐主簿遵矣。至疑使江陵之龐參軍卽主簿
遵。則似未然。參軍主簿皆公府所辟屬掾。不
相兼官。先生答參軍詩。并非素識。因結鄰始
通殷勤。冬春僅再交。爲時尙淺。故曰相知何
必舊。傾蓋定前言。而於主簿遵則爲怨詩。楚
調示之。歷敘生平。備訴艱苦。至以鍾期相望。
視參軍交情有淺深之別矣。此可卽兩詩對
勘而得也。時衛軍將軍王宏鎮潯陽。宋文帝
方爲宜都王。以荊州刺史鎮江陵。參軍奉宏
命使江陵。又奉宜都之命使都。故曰大藩。節

命作使上京，非宜都不得稱大藩也。四言五言，疑皆營陽王景平元年所作。五言是參軍奉使之時，先賦詩爲別。先生作此以答。四言則參軍自江陵回使建康，先生又作詩以贈也。蓋王宏兄弟王曇首、王華皆爲宜都參佐，後皆以定策功貴顯。營陽之廢，王宏亦至建康與謀。時衆欲立豫州，而徐羨之以宜都有符瑞，宜承大統。此必王宏兄弟先使參軍往來京都，與徐傅等深布誠款，故江陵符瑞得聞於中朝，特其事秘，外人莫知，故史不載耳。

其後文帝討徐傅謝三人之罪，而宏獨蒙顯寵，良有故矣。觀四言末章云：勗哉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此必先生陰察參軍使都當有異圖，故以慎終保躬勗之。且序稱龐爲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詩言大藩有命作使上京，其私交之跡，誦國之情，具見蓋詩而史矣。此詩當作於營陽王景平元年。景平元年卽文帝元嘉元年。宏進號車騎大將軍，衛軍別授謝晦。附識於此，以俟好古君子審焉。

又按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陶元亮九日無

酒。宅邊東籬下，菊叢中摘盈把。坐其側，未幾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宏送酒也。即使就酌，醉而後歸。史傳但記送酒，無白衣人事，附錄於此。

元熙二年庚申

五十六歲○是年宋武帝踐阼改元永初

王譜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召至都，爲顏延之連挫。義熙間，檀韶爲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講禮讐書，有示周掾祖謝詩云：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又云：但願還渚中，從我潁水濱。江城尙不欲周往，奚況京師。劉遺民亦同隱，有和劉柴

桑詩云挈杖還西廬，又云春醪解飢飮，其還以春有酬劉柴桑云，嘉穗眷南疇，又云慨然知己秋，其還至是及秋初，自西廬移南村，有移居詩云，間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遷居殆爲遺民之徒，尋還西廬，度相距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不改賞文析義之時，未審的在何年，或恐劉柴桑似縣令，劉或嘗爲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爲，猶續之嘗命爲撫軍參軍不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非時爲宰者，語皆冷交非熟官，丁柴桑詩云秉直司聰

于惠百里，此乃當官無疑。尋詩鍾情于劉，厚遇子周，遺民自隱之餘，無聞續之在隱之中，微婉君與周，劉號潯陽三隱，校情義稍有深淺，是歲宋武帝踐阼。

澗按蓮社高賢傳，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莊老，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才不預時俗，初解褐爲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之廬山，傾心自託，遠公曰：官祿巍巍，欲何不爲？答曰：君臣相疑，吾何爲之？劉裕以其不

屈乃旌其號曰遺民。及周續之等同來廬山。

遠公曰：諸君之來，豈思淨土之游乎？程之乃

鑿石爲誓文。

文見廬山記

義熙六年卒，年五十九。

豫章書作澄之，又攷世說注引何法盛晉中

興書，劉驎之一字遺民。驎之卽桃花源記中

南陽劉子驥。晉書有傳，是遺民之號，不獨程

之二。劉孰曾爲柴桑令，無攷。未審先生所酬

是程之抑子驥也。隋書經籍志有柴桑令劉

遺民集五卷，錄一卷。老子元譜一卷。

吳譜夏六月，晉禪于宋。宋高祖改元永初，讀史

述九章自注曰。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蘄章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二章述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當是革命時作。近世有校集本者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詩。謂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攷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皆晉安帝時作。中有乙巳歲三月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爲彭澤令。解印綬去。後十六

年庚申晉禪宋淵明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
不復肯仕於淵明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未禪
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題甲子而自
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仁傑按沈約
宋書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
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
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
子而已嘗攷集中諸文義熙已前書晉氏年號
者如桃花源詩序云晉太元中又祭程氏妹文
云維晉義熙三年是也至游斜川詩序在宋永

初二年作則但稱辛酉歲自祭文在元嘉四年作則但稱歲惟丁卯史氏之言亦不誣矣然其祭從弟敬遠文在義熙中亦止云歲在辛亥要之集中詩文於晉年號或書或否固不一槩卒無一字稱宋永初以來年號者此史氏所以著之也史論其所著文章不專爲詩而發而五臣輒更之曰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此所以啟後世之誤也詳味先生出處大節當桓靈寶僭竊位號與劉氏創業之後未嘗一日出仕而眷眷本朝之意自見於詩文者多矣東坡云讀

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年。吾猶識其意也。韓子蒼亦曰。余反復述酒詩。見山陽舊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澗按。晉標年號。宋題甲子。著於沈約宋書。自僧思悅始爲異論。最易惑人。其實非也。說詳

第三卷首近時吳騫拜經樓詩話謂蜡日詩作於是歲與述酒篇同意今攷魏晉之間俗有賀蜡先生詩不知所謂未敢強解吳說恐

未必然

六月宋降五公封爵長沙公降封醴陵縣侯

永初二年辛酉

五十七歲

吳譜有游斜川詩并序別本作辛丑者非是先生是年五十七然詩云開歲倏五十或疑是辛亥歲作是年四十九故言開歲倏五十猶言來歲云爾按馮衍顯志賦云開歲發春則非謂來歲明矣馬永卿云廬山東林舊本作倏五日與

序所謂正月五日相應宜以爲正東坡和此篇
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游東坡於時年六十
二自辛酉歲論之先生五十七歲而東坡又過
其五亦無傷也

澗按五十當從舊本作五日不必改丑爲酉
爲亥是歲宋酖弑零陵王湯東礪以述酒詩
爲此而作說詳卷三述酒詩注

又按李公煥於王撫軍座送客詩注曰按年
譜此詩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

此年譜不知何人所撰

宋書王宏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爲

西陽太守被徵還。謝瞻爲豫章太守將赴郡。王宏送至湓口。三人於此賦詩敘別。是必休元要靖節與席餞行。故文選載入瞻卽席賦別詩首章。紀坐間四人。澍按。今文選瞻序僅紀三人。無先生名字。豈宋本有之。今本奪去邪。通鑑永初二年。謝瞻爲豫章太守。則此詩決當作於是歲。明年則瞻死矣。

永初三年壬戌

五十九歲

王譜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爲始安。過潯陽。日造飲酣醉。臨去留二萬錢送酒家。相知久間驟見。

益懼延之未審何時來柴桑所謂自爾分居及我多假伊好之恰接簷鄰舍當是不詣劉穆之時又未審何時去柴桑當是爲豫章世子參軍之時據誅參傳略見

澍按顏出爲始安太守當從通鑑在元嘉元年此系景平元年誤也宋書顏本傳少帝立出爲始安太守又曰延之之郡道經汨羅潭爲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今攷文曰惟有宋五年月日宋五年景平二年實元嘉元年也蓋景文未攷顏文又誤會書少帝立之句未

不知文帝以景平二年八月卽位始改爲元嘉元年自八月以前仍爲景平二年延之出守時少帝猶未廢宋書本不誤也。

又按劉柳爲江州刺史在義熙十一十二年延之爲柳後軍功曹其來柴桑卽在此時其去當因柳卒也說詳義熙十二年丙辰下王意顏來在不詣劉穆之時誤延之不詣穆之在作後軍功曹前。

營陽王景平二年甲子 六十歲

吳譜八月文帝卽位改元元嘉文選顏延之爲

先生誄李善注引何法盛中興晉書曰延之爲始安郡經潯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南史本傳亦云每過潛必酣飲致醉刺史王宏欲要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按延之道過湘州祭屈原文云有宋五年知以是年之郡此條吳瞻泰本系於永初三年壬戌下汲古閣本系於管陽王景平元年癸亥下皆誤斗南既據史八月文帝卽位改元元嘉又據祭屈原文有宋五年其不系於壬戌癸亥明矣今正

文帝元嘉二年乙丑 六十一歲

吳譜贈長沙公詩其序云余于長沙公爲族祖

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爲路人經過潯陽臨

別贈此詩按陶侃傳侃封長沙郡公贈大司馬

有子十七人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九人附見

侃傳先生大父亦侃子也獨見於先生傳中侃

以壬辰咸和七年薨按桓公薨于咸和九年六月乙卯此云七年從晉書

誤也晉書公本傳云年七十六又周訪傳云訪少公一歲訪卒于大興三年年六十一以此推

之咸和九年公乃七十六耳且咸和七年十一月朝廷方進公爲大將軍公上表固辭今表亦

載晉書本傳則七年之誤不辨可知世子夏襲

溫公通鑑以公薨紀于咸和九年爵及送侃喪還殺其弟斌庾亮奏加放黜表未

至而夏卒詔以瞻息宏襲侃爵卒子綽之嗣綽

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爲吳昌侯。以世次攷之。先生於延壽爲諸父行。今自謂於長沙公爲族祖。意延壽入宋而卒。見先生於潯陽者。豈其子邪。延壽已降封吳昌。仍以長沙稱之。從晉爵也。集本序文良是。詩題當云贈長沙公族孫。而云族祖者。字之誤也。一本因詩題之誤。輒以意改序文云。長沙於余爲族祖。按侃子夏襲封長沙公。於先生爲大父行。史雖不著夏卒之歲月。然其卒在庾亮前。亮沒以歲庚子。實咸康六年。距興寧乙丑歲。猶二十五年。時先生未生也。夏

固不與先生同時。又按禮經高祖之昆弟六世以外然後親屬竭。故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蓋同祖爲從父。同曾祖爲從祖。同高祖爲族祖。使侃諸子而在。乃先生祖之昆弟服屬近矣。安得云昭穆旣遠。當曰從祖。亦不得云族祖也。至若延壽之子。則侃之六世孫。與先生同高祖。先生視之爲族孫。故以族祖自居。其詩有云。同源分流。人易世族。又有禮服旣悠之語。蓋昭穆至是差遠。然至以爲路人。則長沙公於宗族之義亦薄矣。故又云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觀此則俗本

所改序文果非。

澍按吳以贈長沙公詩作於是歲不知何據楊時偉云長沙公於余爲族一句祖同出大司馬一句題中族祖二字乃後人誤序文之句讀因而妄增也餘具前及卷一詩注。

又按李公煥引西蜀張縝辨證謂延壽已爲吳昌侯其子又安得稱長沙公要是此詩作於延壽未改封之前意在規斗南之失其實例以永初以來不紀宋號卽謂稱長沙公爲仍從晉爵可也惟吳以序文余於長沙公爲

族祖族叔二字連讀，謂題當作族孫，不如作衍文爲安。

又按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六月詔曰：晉氏封爵，旋隨運改，降殺之儀，一依前典，可降始興公封始興縣公，廬陵公封柴桑縣公，各千戶，始安公封荔浦縣侯，長沙公封醴陵縣侯，康樂公可卽封縣侯，各五百戶，以奉晉故丞相王導太傅謝安大將軍溫嶠大司馬陶侃車騎將軍謝元之祀。是長沙公降爲醴陵侯，晉書陶侃傳謂宋受禪延壽降封爲吳昌侯。

者誤也。吳譜亦沿其誤。又王伯厚小學紺珠謂宋改晉封爵獨置五公以奉導安嶠侃元之祀以五公爲宋置尤誤。

元嘉三年丙寅

六十二歲

王譜君年六十二。檀道濟爲江州時抱羸疾多瘠餒往候饋以梁肉不受。

吳譜是歲五月檀道濟爲江州刺史本傳稱道濟往候先生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幸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

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然本傳載此在爲鎮軍參軍之前，以道濟傳攷其歲月，知史誤也。葉左丞云：陶淵明晉書南史皆有傳，梁蕭統亦有傳，嘗以統傳及顏延之所作誄參之。二史大抵南史全取統傳而更其名字。統傳云：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南史云：潛字淵明，或云字淵明，名元亮。至晉書直言潛字元亮，統去淵明最近，宜得其實。旣兩見，則淵明蓋嘗自更其名字，所謂或云潛字淵明者，前所行也。淵明字元亮者，後所更也。統承其後，故書淵明爲正。

而謂潛爲或說。意淵明自別於晉宋之間。而微見其意。歟。顏延之作誄。以潯陽陶淵明稱之。此欲以其名見也。延之與淵明同時。且相善。不應有誤。可以知其爲後名與統合。不然。或謹其名。自當稱元亮。何以追言其舊字乎。仁傑按。石林謂先生更名自別於晉宋之間。得其微意矣。至謂潛與淵明爲前所行。淵明與元亮爲後所更。以集與本傳攷之。則有可疑。按先生之名淵明。見於集中者三。其名潛。見於本傳者一。集載孟府君傳及祭程氏妹文。皆自名淵明。又按蕭統

所作傳及晉書南史載先生對道濟之言則自稱曰潛孟傳不著歲月祭妹文晉義熙三年所作據此卽先生在晉名淵明可見也此年對道濟實宋元嘉則先生至是蓋更名潛矣山谷懷陶令詩云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蓋言淵明不如潛之爲晦此尤深得先生更名之意至云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此則承南史之誤耳延之作先生誄云有晉聘士陶淵明旣以先生爲晉臣則用其舊名宜矣延之與先生厚善著其爲晉聘士又書其在晉之名豈亦因是欲見

先生之意邪。蕭統不悟其旨，乃以淵明爲本名，而以潛爲或說。傳中載對道濟之語，則又云潛自相牴牾。其實先生在晉名淵明，字元亮，在宋則更名潛，而仍其舊字，謂其以名爲字者，初無明據，殆非也。本傳當書曰陶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如此爲得其實。其曰深明泉明者，唐人避高祖諱故云。

澍按：何孟春《陶集注》引晁氏曰：陶淵明一名潛。蕭統云：淵明字元亮。宋書云：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按集中孟嘉傳與祭妹文皆

自稱淵明當從之。張纘曰：梁昭明太子傳稱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顏延之誄亦云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以統及延之所書，則淵明固先生之名，非字也。先生作孟嘉傳稱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嘉於先生爲外大父。先生又及其先親義，必以名自見，豈得自稱字哉。統與延之所書可信不疑。晉史謂潛字元亮，南史謂潛字淵明，皆非也。先生於義熙中祭程氏妹，亦稱淵明。至元嘉中對檀道濟之言，則云潛也。何敢望賢。年譜云：在晉名淵。

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言得之
矣

元嘉四年丁卯 六十三歲

王譜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曰律中無射擬挽
歌詩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當是杪秋下
世顏延之誄云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
禱祠弗恤其臨終高態見誄甚詳君生平好談
歸盡蕭統以爲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
白駒寄寓逆旅與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放蕩
豈能勞於憂畏役於人間長外深心形贈影答

神釋本趣略見所謂縱淚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惟患不知既已洞知
安坐待此夫復何言杜甫許避俗未許達道識
者更詳之

吳譜將復召命會先生卒有自祭文及擬挽歌
辭祭文云律中無射挽歌云嚴霜九月中送我
出遠郊其卒當在九月顏延之誄云疾惟疢疾
視化如歸則是以疢疾卒也又云藥劑弗嘗禱
祀非恤又紀其遺占之言曰存不願豐沒無求
贍省訃却贈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自

祭文亦曰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又有不封不植之語。嗚呼。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先生病不藥劑。不禱祀。至自爲祭文挽歌。與夫遺占之言。從容閒暇如此。則先生平生所養從可知矣。顏延之取謚法。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合二字之美謚焉。

澍按朱子綱目於元嘉四年特書晉徵士陶潛卒。書法曰。潛卒於宋。書晉何。潛始終晉人也。綱目予節。故通鑑不書。綱目獨書之。是故晉亡。潛心乎晉。則卒書晉。唐亡。張承業心乎

唐則卒書唐徵士書卒終綱目一人而已矣
按稱先生曰晉徵士不繫宋綱目亦本顏延
之誄最合春秋之義

又按先生墓在德化縣楚城鄉之面陽山東
距星子縣二十五里蓋廬山之西南麓也明
李夢陽爲江西提學求得之置田以奉其祀
至今代有祀生見江西通志

同治丁卯春收以奉於揚城庚午仲冬於淮
南書局重裝讀一過邸亭時安